

我這三十年

沈 醉

贈訂本

壯哉黃河水奔騰
向前哺育中華萬年

功千萬年



我這三十年

增訂本

沈 醉

沈美娟 整理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我这三十年

增订本

Wo zhe san shi nian

沈 醉

沈美娟 整理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35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300

ISBN 7-5302-0198-0/I·195

定价：4.90元



1986年12月20日与前妻栗燕平（雪雪）会晤
（右一为雪雪 二为小女儿美娟 三为沈醉）

沈醉与小女儿美娟摄于珠海





沈醉前妻与小女儿美娟摄于珠海



沈醉前妻及居台、美子女、外孙



沈醉与夫人



沈醉夫妇与小女儿全家合影

世世作惡為封侯今日
歸來愧更羞堪慰家
鄉諸父老當子逆子已
回頭

重及故鄉有感

沈醉



新版说明

沈 醉

没有想到，《我这三十年》出版七年后，又承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增订本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对全书做一次删改补充，同时也有机会说说这本书出版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我始料不及的情况。

我开始只准备写篇短文，让香港、台湾和海外的一些亲友知道我与小女儿美娟为什么于1980年底去香港时，虽有一年假期，又有那么多亲友热情招待我们，为我们做了种种长期居住的准备，而我们却只住了一个月，便匆匆返京。当时，很多亲友处，都是不辞而别的，所以总想写篇文章来说明一下。加上我们去香港后，有几家报刊曾多次报道过我们的情况。我女儿说，这篇东西不只是对亲友的回答，也是对香港一些读者的回答。当时，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作者黄济人还在北京工作，他建议我女儿帮我整理出一本书，作为对整个社会的回答。

其实，要把我在大陆生活了30年的情况写成一篇短文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女儿每天有空便拿着笔记本找我谈，开始我认为能说出的东西像一些大宾馆为客人准备的小牙膏一样，挤上两三天就完了。可没有想到，我女儿是那样耐心，那样有韧劲儿，除了找我谈，还翻阅我解放后所写的全部日记。这样就越写越

多，小牙膏竟变成特大牙膏，挤出了20多万字来。

1983年1月10日，《羊城晚报》首先开始连载，到同年5月23日刊完。香港《镜报》社长徐四民先生来京出席政协大会期间，看到此书清样，很感兴趣，便带了回去。他按香港人习惯，将书名改为《大陆生活三十年》，于1983年2月9日，在《镜报》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章，并由《镜报》撰文推荐，3月10日即出版了上册，4月2日又出版了下册。当时香港有20来家报刊对这本书写文评论、推荐，并将其列为当年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。同年5月3日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了第一版20万册，不久售空；同年11月又发行第二版；到1985年1月，共发行五版，总计印数为148万7千册，而且全国约有近40家省市级报刊摘登或选编。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广东一家出版社，还把这本书制成了连环画，我却完全不知道，还是我的小外孙在小书摊上买来给我看，我才知道的。

1983年6月，全国政协召开第六届第一次大会期间，丁玲大姐于6月13日在文艺界的小组座谈会上发言时，说她看了这本书后很受感动，她认为这是党的政策的伟大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党的教育下都能在思想上做180度的转变。后来我从大会的161号《简报》上看到所摘编的丁玲大姐的发言后，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因为丁玲大姐过去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时，我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，她是我那个组的重点监视对象，如果她不去延安，很可能会遭到特务的绑架或逮捕，这些她早听人说过。后来，她在回赠她写的《访美散记》给我时，还约我去见她。

就在同年9月间，有位值得我尊敬的先生，把我这本书直接送到了胡耀邦同志手中，并附了一份检举我的报告，希望胡耀邦同志根据他所指的我在这本书上表现出的三大罪状，禁止发

行此书，还要对我施以应得的惩罚。这三大罪行：第一是说我在第二章写昆明监狱时，借写“官词”为名把监狱暗示为深宫，犯人则成为我笔下的宫女，而一些犯人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文章时，我说这是宫女在向君王讨好，说我大胆大包天，把最高领导人描绘成了皇帝；第二是说我不认罪，说罪在打了败仗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在争夺天下时，不是我杀共产党，就是共产党杀我，要说有罪，都有罪，要说无罪，都无罪；第三是说我一直到今天，还敢在书上说怀念特务头子戴笠，说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，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还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，又说我站在戴笠坟前思绪万千，虽对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已深恶痛绝，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，却总是难以忘怀……

完全出乎那位先生的意料，胡耀邦同志从头到尾把全书看过之后，不但没有下令查禁此书和处分我，还连连称赞说：写回忆录就要这样，有什么写什么，好思想坏思想总是有的，专写好的一面，不敢写坏的一面，就不全面，也不真实了。他认为应当译成多国文字，让外国人看看，我们不但能改造人，也真正有言论自由，应当鼓励多写这类文章。而且，他看过之后，还向其他同志推荐。

此后，外文出版社又将该书先后翻译成英、日、法、西四种文字出版，据说在海外亦颇为畅销。

去年，我女儿沈美娟又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，把《我这三十年》改编成电视剧本《昨日军统》第一卷《沧海沉浮》1~4集，由浙江温州的一位私营电器厂老板刘丐算投资拍摄。今年3月间，已由中央电视台及许多地方台播出。该电视剧的第二卷《特务生涯》，也已经由我女儿改编成了十几集连续剧本。我相信，待筹到资金后，不久，即又可进行拍摄了。

《我这三十年》一书，在国内外引起的反响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不过带来的麻烦也不少。

1984年夏，这本书发行量到了100万册时，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同志，特意在新侨饭店设宴为我庆贺。消息传出去，却给我惹来一次不愉快的小事。有天我正在煮咖啡，一位中年女同志，面容严肃异常地叩门直入客室。我立即献上咖啡一杯，她接也不接，只从牙缝中挤出两字“放下！”一看来头，我便做好思想准备，知道来者不善，但我还是镇定自若地请她坐下。她一坐下，就用类似“文革”中的那种审问似的语气质问我：“你走的什么后门？你写的那本书居然发行了100万……”来者毕竟是客人，我没有忘记我还念过几年书，应当对客人讲点文明，所以我很认真地回答：“我没有走过什么后门，也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能发行100万。”“你太不老实了！”语气如同“文革”时有些什么造反派逼我写假材料陷害别人时一样，我也立即想起当时我是怎样对付这种人的那套办法来了。我装出被她这句话吓住了一样，说：“既要我老实交代，就请你好好记一记吧！”她那严肃面孔这才放松了一些，立即掏出笔记本，做好记录的姿态。我也十分认真、一字一字地说：“请群众来买。”说完我立即站了起来，把胳膊向外一伸，做出送客的架势。她这才把笔记本一合，悻悻而去。

近两年来，还有些读者来信，说《我这三十年》一书中唱的“赞歌”太多了，有人特别指出：书中有些地方，例如香港探亲部分中，我与香港友人争论的一些问题，有的已经不合乎当前的情势，应该在再版或新版时有所删改。

我和女儿都觉得，这些读者的话确有一定道理，也完全可以理解。该书写于1982年，现在已是1990年了。漫长的八个春秋，相当于一场抗日战争。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人们思想的变

化，都是难以估量的。前些年读者读这本书和现在读者读这本书，想法、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。这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该书的增订本，这当然是一个接受读者建议，重新改写的好机会。然而我与女儿考虑再三，一致认为，此书应有的许多情节，由于当年心有余悸而不敢如实写出，此次确应增补，而更多的情节和内心活动，则确属当时真情实感，即使不合当前情势，也应予以保留。因为这是回忆录，关键在于真实，当然不能随着岁月的流逝、形势的变化而变化。特望读者予以谅解，我在此先行致谢！此增订本重新发排之前，我已做了许多改动，而且不是用湖南出版社原来的旧版印制。即便如此，也难免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之误，愿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！

前 言

1980年12月18日傍晚，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，一进门就喊：“爸爸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不过，您不许激动。”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，不能生气，也不能太兴奋。“什么事？你说吧，我不激动。”只见她猛地从身子后面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：“您看！这是什么？”“哦！港澳通行证。”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“港澳通行证”五个字。这么说，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，政府已经批准了。我不由得心头一热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。

这不是做梦吧？30多年了，江流日日，梦魂夜夜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，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。此刻，往日的情景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。

记得那是1949年10月间，蒋介石逃台之前，特意下命令给我，要我“站住脚跟，守住云南”。为了让我表示“不成功，则成仁”的决心，他还要我将一家老少一个不剩地都用飞机送往香港。

临送走她们之前，白发苍苍的老母哭着不肯上飞机，要和我一起留下，我只好把她老人家抱上飞机；年轻温柔的妻子扑在我怀里，泣不成声，依依不舍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听说坐飞机走，高兴得拍手直跳，但在我把他们一个个抱上飞机时，他们见我不和他们一起走，就搂着我的脖子娇声娇气地说：“爸

爸，你可快来啊！……”

事隔30多年了！老母已经过世。儿女均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了。妻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已改嫁他人。但往日的恩爱之情、骨肉之亲却是终身难忘的啊！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，当面向他们道歉，求得亲人的原谅，因为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我毕竟是曾经在历史上有罪于共产党、有罪于人民的人。老实说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居然能够被批准去香港，并且准许我在大陆的唯一女儿一道同去。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然而，两张“港澳通行证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很快就要和海外的亲人团聚了，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对我的谅解和信任吗？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喜讯，我怎能不老泪纵横呢？

12月23日，我借女儿终于来到了香港，见到了许多亲朋好友。旅居美国的女儿和远在加拿大的侄儿均来港团聚。只有居住台湾的儿女不能来港相见，这是我此行最遗憾的事。

我多么想见到他们，多么想和亲人们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啊！有些亲友劝我留在香港，并愿对我赠送巨款；或者劝我去台湾，并愿负责帮我办理去台湾的手续。他们说：“‘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’，你何不乘机远走高飞呢？”对亲朋好友的善意，我不能领受，婉言谢绝了。

我执意要回北京，正如香港《新晚报》1981年1月29日报道的那样：“……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上，他并不彷徨。说要回去，就回去了，说要在春节前回去，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。”许多亲友不解地说：“你过去那么精明能干，现在怕是老糊涂了吧？你能活着出来多么不容易啊！你也不想想，这3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，难道你对大陆还有什么可留恋

的吗？”

是啊！这30多年，我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的。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？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很好地回顾一下。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回答，也是对我在海外的亲朋好友的回答，对读者的回答，对整个社会的回答。

内 容 提 要

全国政协委员沈醉先生，18岁加入军统，28岁即为国民党将级军官，对蒋家王朝可谓忠心耿耿。然而，解放后，作为一名高级战犯，他又有怎样坎坷的经历，又是怎样走完自己心灵的历程呢？他曾两次入狱，共达16年之久，然而特赦前后的感觉是那么不同；他曾对新中国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，然而在事实面前他心悦诚服，爱之愈切；他也曾受命于蒋、戴，屡屡策划谋杀，然而“文革”中他写了1800余份证明材料，却始终未贻害一人；他还曾苦苦思念一别30余年的老母妻儿，然而赴港探亲时却拒绝了亲友的一再挽留，真心觉得“岸在北京”而急急返回……这都是为什么呢？

这是一本真切感人的回忆录，可令人一气读完，并引起很多思考。

目 录

前 言	(1)
第 一 章	天亮以前(1)
第 二 章	昆明监狱(10)
第 三 章	重庆波折(22)
第 四 章	春风化雨(34)
第 五 章	真诚相待(44)
第 六 章	铁窗趣事(51)
第 七 章	劳动陶冶(65)
第 八 章	喜悲交融(77)
第 九 章	获得新生(89)
第 十 章	新的生活(98)
第 十 一 章	思家心切(108)
第 十 二 章	温暖如春(118)
第 十 三 章	冤家路宽(130)
第 十 四 章	握手言欢(143)
第 十 五 章	感愧万千(156)
第 十 六 章	心悦诚服(169)
第 十 七 章	不祥之兆(179)
第 十 八 章	溥仪之死(186)
第 十 九 章	证明材料(192)